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會事清江 彭綱 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墓誌

家傳

祭文

程姓珣名伯溫字世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曾王  
父尚書兵部侍郎昭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  
君張氏遷陵大君豐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  
派王母高氏密縣石崇女父方贈司空諱通妣追封趙國  
太夫人張氏封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顯蒙書術顯



後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  
舊臣例孫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  
廬陵二縣為潤州觀察使自按察官論薦改大理  
寺丞知度州與國縣冀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  
知鳳翔漢三州事熙寧中廢其職事馬就開局管勾  
西京嵩山崇福宮崇寧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  
丞十二度至大中大夫勳自臨都尉至上柱國爵永  
年縣伯食邑戶九伯族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  
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至封上谷郡  
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顯承議郎宗正

寺丞先卒次順今為通直郎次韓如蠻奴皆天女四  
人長慶嬌幼亡次適奉禮郎中延年次馬兒幼亡次  
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  
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次進士妻次端輔早亡次端本  
治進士妻次端中次進士妻次端女八人長適宣義郎  
李德冷適微中次路即宋純之次適安定府正次未  
嫁而卒次高本子心繼室次適清阿張敷次幼亡曾孫  
六人昂皇昌日勿吳景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  
正月十三日巳卯以疾終于正寢先君諱正寢享  
年八十五歲三月壬寅庚戌塋葬于汴川元德之次



上谷郡君尉馬子慶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  
慎寬和表世風文無動容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  
民始終得之通論而卒之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  
製撰銘銘既無言言可紀不克虛詞謹美徒累不德  
耳只用與之刻石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  
以為有知也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  
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事未至皆  
加加所遷官爵晚生諸生及享年之數於葬時日而  
已醇德謚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忘著之家牒孤願

泣血書

書曰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年家傳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一有某字字君玉既登朝  
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  
寧坊賜弟性仁孝溫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  
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終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  
不絲意者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為族兄文簡公所  
器開府終于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已聚屬甚衆無  
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乃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



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齡皆孩幼後數歲朝  
廷錄舊臣之後被公郊社齋節以口衆不能偕行遂  
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為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  
又不能調間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後弟  
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  
時刘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  
郡守以下皆為之屈公獨不與接刘丞相聞而愧之  
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宗文使有侍禁曹元括者挾  
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為撓潤嘗  
途事頗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都使者至無有不

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長州與國縣重慶人自號難  
治而邑之衣錦鄉為尤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  
令政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  
驟而入盜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  
在邑幾一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按使善為古券契  
田訟最為難辨而公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  
决部使者以委公報建証佐羣然盈庭公獨呼爭者  
前訊之不數言盡得其情遂言服事决於頃刻之  
間入以為神祀於夔州事特宜州及獠歌希範既  
誅鄉人悉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



以往自宜至其地州吳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  
過澤州中以爲故本神之吳于江中逐流而上守  
慎乃更致之公曰試再致之越人畏思甚於畏官者  
莫敢前公於下奉命者及獲之乃流去入方信其為  
妄在州二歲所獲者未嘗入境時澤帥且為提點刑  
獄最稱嚴察一道惟長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  
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息改殿中丞代  
還在途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貧死歸置入皆  
以公獲免者為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二會久兩  
平出水穀既不登晚以不入民無卒歲具心謂侯可

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易富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  
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有丐於市者自稱以加之弟思者相倡爭遺金錢公  
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監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  
滌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  
輶傳旁午毀譽易得為守者相承務豐厨傳主吏多  
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為禮未為薄也會澤  
中不稔飢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教於路口為糜粥  
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  
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息遷庫部員外郎知



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為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圯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為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言乃得請後數月始築命諸州治城每歲春二月興役治河民間自

秋成則為之備貧室尚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遷可明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又濠水上冰漸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鄴官皆以為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庠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為簫衆吏持簫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偽不應吏惧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現



親者相騰不可忍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  
 親視敦勉士人德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  
 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歲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  
 素貧皆為之喜公擇而取之於終任所獲布數百匹  
 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置然皆以為不可公未  
 嘗深論也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  
 抗議旨其未便者公獨一人時李元瑜為使者挾朝  
 廷勢凌茂州郡沮公以為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  
 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管  
 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息

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錄以生據  
 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為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  
 息以子叙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遷太  
 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勲上柱國  
 元祐五年正月十二日以疾終于西京國子監公舍  
 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彦  
 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令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  
 公清懿言為勅賜二百匹命有司供其葬事  
 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以少師厭五代  
 河北之名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



及貴賜第於家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佑初公卜葬  
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道濟之妻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  
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顯  
任承議郎宗政子之先生五年卒次願也次韓奴次  
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亡次適禮部席延年次幼亡  
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  
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佗  
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母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保  
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

崇國愛之如己出奉養五十年出小國未嘗形愠色開  
府喜飲酒公平日遇美酒未嘗不思親生願自垂壽  
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開府同年而生者  
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  
嘗從趙炎者貸錢五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  
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為始公撫育諸孤弟  
其長二人仕登朝者二十餘年皆亡長弟之子九  
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之至於成長畢其婚官  
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所得任子以均諸父  
子孫嫁遺孤女必量其力所得分贖親戚之貧



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孝其女之夫死公迎從  
女元以婦教養其子均於子然而女兄之女又寡  
公憫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  
克已為義人以為高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  
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終七歲公  
取歸養教令登進士第為宣德即夫公慈慈而剛斷  
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拂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  
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與人接談  
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又而益篤在慶時常假  
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其少不為守所知公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  
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輒以輒一薦之聞人有慶樂事  
喜如在己不為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者而請  
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  
親亦不視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  
慢焉黃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為醜婦  
之寃君居此然我何真不幸也遂頗自斂有歐陽乾  
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語促公  
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解濟  
之乾曜曰可謂江注如千頃之波也南昌黃灝有高



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時  
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  
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  
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白朝廷行  
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言不以私事答朴人公  
之親愛者常有所怒至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  
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  
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歛然自以為不足所能  
者雖局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為詩甚多自謂非  
工多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

也自少師以宋家傳清白而公處已猶約官至四品  
奉養如其士無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  
宴會不啻肉既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  
之雖公相亦不住謝方仕宦時每嘆曰吾貧未能舍  
祿仕苟得早退求閒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  
職事內不問家有不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  
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心家人歡其怡  
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  
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為詩曰巖拙歸來  
已十年自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



入似我明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非  
深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為同甲會洛  
中圖畫猶得為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  
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願時未仕閭門  
皇皇不知所以為生公不以為憂也及願被召叨備  
勸請入告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脈曰無  
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矣雖疾病服  
藥必加中年七十則自作墓誌記履歷 始終而已  
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而  
但知廉怕公寬和孜孜夙夜無勤勞可以報國異政可

以文氏如終得免遐謫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  
明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  
不德耳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以遺遺命  
是不以為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  
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大原孟縣人行弟二一作世為河  
東大姓曾祖元祖高嘗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  
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  
以儒學中科第為泗州無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知而聰悟過人女功之  
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舟徒君愛之過於  
子以政事問之則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某恨汝非男  
子七八歲時教以詩曰夫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  
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疾之疾多  
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寢年  
十九歸于我公事曰始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  
客德容之盛內外咸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  
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  
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慈寬厚

無定語無不異已出從牀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  
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戚獲如兒  
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  
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  
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  
歲人所不取夫人惧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  
人皆有不歡之色乃別鑿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  
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婦非  
欲之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六寒有負炭而繫者過  
門家人歡呼之夫人勸止之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



因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謂兒有過則不  
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肯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  
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教  
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總數歲行而語家人是前扶抱  
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與徐寧至詰坐  
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必以此止之曰勿求稱款  
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  
坐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  
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置不右曰息其不能屈不患  
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復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款延

客則喜而為之具其教十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  
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加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  
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嘗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州  
父亦解掾毘陵聚口甚無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  
得不困之先公婦問其所以為歎曰百轉運使才也所  
居處之鄰婦里妯皆願為之用雖禁不怨始寓丹陽  
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病姥庸於前後居者無不  
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  
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親族間紛華相尚如  
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



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言忘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  
廬後時公字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  
曰物擊鼓夫人曰有誰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  
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  
中神童弟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  
願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曰書綫貼上曰我惜勤  
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弟程廷壽先兄幼時  
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願以不才罷應舉方知  
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賢感毛澤使後世子孫知夫  
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

童書剽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二  
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觀親何朔夜聞鳴鴈  
嘗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雖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  
聞意轉傷良人沙漠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  
能付汝將讀一見奸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  
孝節義之士則歎慕不已常務唐太宗得禦義之道  
識慮高遠有苗舞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  
甚高常自謂不知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備養  
之術甚得其效後先公官領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瘡  
癢及北墻道中疾章名鑒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



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頌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  
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二日一作二十日生於太原  
至和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  
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叔父朝奉莫誌銘

叔父名玳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襄陽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通宋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太中之季弟其上氏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

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君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任川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稚如已生事伯兄立嫂如父母與人接傾心腑信人如已屢致欺而不肯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脩武縣主簿秩滿授權澤州端氏縣令閏歲即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勲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貴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



伊文卷八 十五  
嘗捕蝗徒步執等為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  
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不  
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元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  
任子息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  
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實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  
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頤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  
後次曰顯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  
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乙酉終於紹聖  
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於  
伊川柎先塋孤姪願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無  
間言士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婦全  
於斯嗚呼哀哉

###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願幼時猶  
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  
郎家人傳云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  
以為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三人大者曰  
楚雲小者曰僮一作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亦  
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能盡殺蓋偶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比皆去之至  
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願少待嘗到宛然如故諸房  
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為

四翁

名逢堯

房子孫所賣更易為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

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  
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  
字故不忍毀去而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  
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於得宅否先公答以將有之  
與某有之正同留善守而已又出以少師小印合示

願曰祖物也可收之願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  
所以安其疑心也又如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  
皆在以未嘗求見不意總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  
則散失盡矣思痛傷後又二年願到醴泉改苑少師  
始求得少監段太君告於三翁家少師屢滯於長安  
大監簿家少師緣玉枕於四翁女种家鞍元於三翁  
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幸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  
於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於御書諸  
教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事皆淳



儉嚴整大評事家人未嘗忌笑惟長孫始生長安  
一老嫗白曰承旨將軍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  
曾祖母崔夫人亦嘗醴泉與從曾祖母氏將軍奉事  
二叔姑晨夕兢畏居心之長裾素飪少有失節  
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  
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入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  
祖母李氏內主事性尤嚴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  
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力有閒則泣於後庭崔夫  
人每勸勉之意得齋疾而於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  
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過雖見其艱苦之甚屬

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注云暫往省親姑  
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并舅姑後  
世所當法也

少師治醴泉惠愛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之既多不無  
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事忿者及門則  
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細實果為族中群兒奪取喘  
而不敢較嘉祐初順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驢足  
病野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與昔時村婦多持香  
茶祈蚕於家因指取其土以乞雷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唯聚一驢更



無餘資至則賈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賁文簡公具酒肴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許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僕其中若勅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婚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婿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默定美豈可違也強之夜就後累年猶快快陳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

并祖寺丞有知人之鑿也

請文簡公公輔之器後文簡

公為著作佐郎時賈

元尚少侍并祖坐曰陳夜夢

坐此有一人乘驢而

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坐

中有一人指之曰此

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

而來索紙寫門狀復

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賈文

元曰程六當為宰相

美亦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

爾作相當在先及文

公為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

政風望傾朝衆謂且

是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

郡而賈以登庸方拜

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

也



并祖寺年四十謂家  
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  
堂前屋曰吾死如隔一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窓曰吾  
之死止如隔此紙爾不幾而卒

并祖多才藝與人會射  
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  
主人中則亦中主人  
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殿直喜施與人周  
以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叩持  
綿袴與之其人大驚  
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

間常察其不足也至  
晚年家資懸罄而為義不衰有  
儒生以講說醜錢時  
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

珠曾得十三千書  
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

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告具

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釋之老父曰

業暨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

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

矣汝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婦而知之則書於藥法

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

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

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父老曰是子

之生其父年總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







年月日... 席仁與之... 隊之... 照信... 勝於... 亡... 伸... 於... 之所... 於... 悲

祇挈甥女以將婦叙中

而止遠清香一炷香

危君其享之當鑒我心

悲

祭張子直文

婦夫故尚書虞部員外... 遊從歲踰一紀情在睦... 君於我而彌隆會則盡... 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 我居畿甸常為命駕之... 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 遽報諾音曾未幾月走

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 我於君而既厚心存樂善... 簪之歡別則有家居之歎... 心而中懷靡聞君在洛南... 方切離群之戀忽承置郵... 女之愛憐感吾君之勤眷... 歎來言君被疾觀遣辭之



甚遽已驚皇而白晝走。舍之脩途冒如焚之赫日  
始及近郊已聞相室撫。孀而長慟痛死生之永隔  
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為主。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  
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  
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兮何極  
雖道路以興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俾我  
心之重盡羈旅之次看。生粗飾惟君之靈鑒斯誠而  
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願令昂具酒肴致致于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

乃祖乃父世積以慶善而汝兄弟姊妹比且不克壽天造  
差忒至于是乎惟汝資稟善和脩謹無子弟之過期  
汝有成而遽死悲哉方以罪戾窟窟熱遠方生不獲視  
汝疾死不獲撫以報冤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  
未伸之志抱無斯之恨其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  
汝婦盛年也今官侍之如厚也冀其女室嗣子循良今  
已可見當教誨斯亦成立則汝為有後矣此外吾無  
以冀其女矣嗚呼母其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  
天乎冤哉

祭四十一郎文



嗚呼惟公世世之尊位登公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  
存其美武臣不待謀而後知也自與公別于茲今九  
年夢寐沉之異跡三復思以無緣惟期與公桂冠之  
後吾語之墳墓而祭以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遽  
音者之永隔思平昔悲辛瑣臆嗚呼哀哉願也少  
照公志跪識公面重以如婦如然異眷感懷知遇舟  
誠莫見一慟雲送歸泉薄奠

祭李通直文

卷之三  
婦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石子如子者  
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耶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

子何真鮮邪薄奠致誠尚其來享



二程全書第六十二

二程全書第六十三

文集拾遺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放蠲頌見游氏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見劉述

中心知自國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見龜山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傳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實故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三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為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

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為字無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始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無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為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為



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  
卦二陽者有乾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  
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  
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  
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終也達於上謂一陽  
至一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暢休達陽暢之盛  
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  
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  
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  
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唯習坎則陽上達

六故為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無妄  
也無乾而為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過有盛於中上  
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  
不能上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  
後為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矣離則二體上  
下皆陰陽實虛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  
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公九中孚也卦三陰三  
陽者敵也則以義為勝陰陽尊卑之差以男女長幼之序  
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為勝蠱少陽居長  
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次雖一陽卦而陽為陰



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而有坎者皆在  
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為陽陷  
二體皆坎反為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為陰所陷又  
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  
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為盛也至若失正位  
而陰反居尊則弱矣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  
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  
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象曰  
剛來而下柔噬嗑象曰柔得中位而上行長陽非以陰  
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之若長以敵勢力侷則

陰在上為侵陽在下為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  
之象非以長下女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以相與所以致  
侵也故有利貞之誠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為陰捨  
無下之象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盛中孚  
二陽居四陰之中而不為不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  
虛也然則順中四陰不為虛乎曰順二體皆陽卦而本  
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也上下各二陽不  
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盛可知也

易序

見性理  
羣書

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



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闢其物後天下而成  
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善其象以定天下之  
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  
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  
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  
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  
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  
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端之為易所以定吉凶而生  
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  
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一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

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之用遠在  
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  
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  
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  
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  
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  
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  
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



卦之有文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  
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  
當知也

禮序上同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  
人卒然加敬遠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  
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  
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  
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  
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

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婚喪示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  
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  
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  
天下禮俗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  
迄下達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  
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運其弊也志  
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問禮之本而孔子崇先進之  
後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  
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賸書禮記二十九



篇雖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  
缺然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術珠  
珍畢身隨其所至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  
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之粗在應對進退之間  
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  
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  
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  
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  
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 見卷子  
文集

禘之禮自始受姓者上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  
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先廟於大  
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  
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也文王推父莫大於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  
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  
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  
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社非禮周公其衰



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  
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  
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  
惡於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  
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  
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此則其  
之事幾然矣以始祖配天  
始祭用圓立器用陶甕蓋  
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  
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  
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  
石祿配上帝則必以父若  
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  
或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  
非其子雖按以天下之重  
堯養舜以為養男也禘讓  
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  
祿用大麥而祭宗祀九月  
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  
配於圓立以禘配於明

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帝是  
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禘配  
有禮順翼宣先嘗以禘祧之矣介甫議以  
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  
也或難以僖祖无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  
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是  
无源物豈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  
人安得為无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  
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天上帝并配  
之太祖而上  
為不當祧順  
不可得而推  
則英雄以得  
芝无根醴泉  
盖出於此後  
得禮介甫所

書銘見微

文獻



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與方元案手帖觀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  
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乎經乎  
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  
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死用之  
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  
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  
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此  
姑記朱說云

謝執政書見張解

得其門無遠  
治經者亦衆  
載道也誦其  
耳觀足下由  
前然後不知  
朱好一其情  
惜皆不可見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  
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教率之法不從羿怒而去  
矣從之則矣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一作故不若處羿  
於死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  
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也

謝傳音伯壽子謂規隸子

願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日且河南程願狀

各是以道書觀志

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无所不論惟未  
嘗一字及教耳



與橫渠簡子

堯夫說易好今亦說不聽他說看一作說堯夫之圖甚

答謝良佐書見後言。又揚遵道錄

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言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  
充臧氏

寄范淳天書上

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耳

上仁宗皇帝書

草莽殘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

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陳梁弱莫故視益明而聽  
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  
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  
未有不由于是也伏惟陛下德隆天祐明並日月寬慈仁  
聖自古無比曷嘗有一忠臣此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  
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此載一遇言事之秋  
也桀紂暴亂殘賊心良然而此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  
聖在上其仁如此布衣之士此言責也苟有可以  
裨聖治何忍默然不言哉此臣此其愚忠非有斧鉞  
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狂愚必多而陛下



因謂賤士之三無適用者三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嘗  
覽祇成徒為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以留聖慮則非  
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三陳所三然後以臣之學議  
天下之事臣所與者天下三太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  
人賢者由之為賢者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  
尼其為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二代以上莫不由之  
自秦而下衰而不振三晉之三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  
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三夫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  
於已而後施以及人三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  
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

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天命在夫  
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  
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  
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聞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  
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  
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不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  
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  
識陛下以今天下為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  
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  
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三覆其上三火未



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  
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  
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迨息以待一歲夫望便涇流  
亡以此而言本未得而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  
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此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  
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  
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詎利於民  
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軍毒告尤深急令誅求竭  
民膏血徃徃破產亡業骨肉相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  
陛下為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蓄官廩復空臣觀京

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  
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无以  
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蹙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  
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亦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  
不忘為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况今百姓困苦愁  
怨之氣上衝于天災眚百流之所及也陛下能保其必  
无乎中民之家有千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  
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無有上崇瓦解之勢可不懼  
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  
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為今日之計乎則夫必邊豈



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兵成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晉有大賊叛西番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五陝西之民苦毒亦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恟皆有忌怨之言悖逆之深不取以問聖聰願悉陛下之頻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彼庶民者饑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志氣哉非民無心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暴起儻然撲滅必多遺慮而尋時盡能誅剪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不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讐猶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

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我臣愚切恐不能堪矣况為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為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可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木其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嘗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亡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紀於泰山然而握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亦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有為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聽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聞陛下之仁也然而



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也爾故孟子曰今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從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  
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一婦獲其所未嘗以一  
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  
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為盜賊犯刑戮者幾二萬人矣豈陛下愛  
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過歟則何異於刺人  
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  
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  
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故辟邪侈而入於罪者

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邪天  
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願求  
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  
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  
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  
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  
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  
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  
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天  
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雖專念誦不曉



義理九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  
工詞賦之中非有必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  
日累久至於鄉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否其  
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  
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還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  
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為善矣今  
天下未治誠由有而無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  
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  
之愚者皆云特兵事變不可復此則無知之深也然  
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

也示眾人曰石也則以玉工為是乎以眾人為然乎  
必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  
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然眾  
人之言乎謂眾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  
鮮詢聵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  
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  
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  
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六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  
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况陛  
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



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  
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  
母况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  
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  
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  
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  
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  
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

盡其誠苟寔可用陛下其入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  
上之誅而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群臣群臣必謂  
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曰臣思之以為不然臣高祖  
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為縣令言無過望祖特加拔擢攀  
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言之厚群臣無比備存家牒  
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文三後復被推恩國  
家錄先世之勲臣父琦又承世業入國子博士非有  
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官下世臣入下受國恩之  
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為國盡死未得其  
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



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 衆言以正道為心以生民... 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子... 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 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此... 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一... 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 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 極臣願昧死頓首謹言

祭姪端本文

叔父願令易其酒肴致... 于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

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可天造差感  
乃至是乎惟汝資稟善和修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  
而遽死邪吾方以罪戾竄繫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  
獲撫汝極寃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  
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王婦盛年自今  
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  
期於成立則汝為有後矣此外無無以致其力矣嗚呼  
吾年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寃哉

右伊川先生文

傳聞續記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  
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  
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甫一作曰昨從堯夫先生游  
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日  
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  
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開見

李文定公為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  
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父之冲  
塗出曰讀君之文頃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  
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

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  
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為宰相仲塗門下客有裨其者  
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  
擬賦題不傳如王以公曾初作奇物况成賦識者知  
其疾為宰相益所養所學發為言詞者可以觀矣程  
明道先生為溫云

神宗欲用溫公召知許州令過關上殿方下詔謂監察  
御史襄行程顛曰誤召司馬顛度光與文公顛對曰  
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  
未論用其言如光者當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



辭召命上同

熙寧十年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戶部公呂衡率溫公程伯淳錢於福先寺上東院唐鄴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嘗與海峽席上冬論論山處不已顯以詩解之云云

陳佐司權曰范公淳之嘗論顯子不遺忘下或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媿了翁之子不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願諸公共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念其父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食於海上者矣程頤云涼水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家切本傳



異時伊川同朱公揆訪先君先君唱之飲酒伊川因指  
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  
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  
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主之有條理  
也辨易學成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  
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  
有至理吾儕者必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  
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同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  
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如此矣然亦無可主張  
伊川猶且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料可謂生薑樹  
頭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  
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色已微舉張兩手以  
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  
徑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同上



二程全書第六十三

二程全書第六十四

續附錄卷一

河南布政司左外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晦菴辨胡本書南軒題語附

近畧到城中歸言數日見平父示近間承寄聲存問感  
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  
固應如此喜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元之聰明博識  
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憐耳若此書是文定



所著即須依文定本寫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  
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  
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則得善本復加補綴  
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  
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  
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  
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  
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  
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泐  
為泐祭文改姪為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

者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  
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述及富謝  
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  
言義理美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  
渠實父表弟問道雖有先後然不  
必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  
曰更有商量伊州則直云不是明  
剛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  
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况明  
適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  
回後容和樂底大體



心象恐文之亦是偶然一時意思以  
文不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  
可曲意苟枉和向見李先生本出  
院之文比語得待集乃知其誤以  
此書所自來口謂端的猶有此誤  
只此便是虛心待善公平正大之  
今人先看一紙私意橫在肚裏便  
又猶子二子論未盡禮記云喪  
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已之子  
猶子本亦不是禮記只是記禮者之  
辭如下文也

無服如姊妹之薄也今豈可以此遂謂嫂為無服而名  
姑姊妹以薄之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然亦無云  
猶子者但云己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  
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  
文定既得以一荷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  
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  
論王霸削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  
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  
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  
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



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押之幾何而不為訛訛之聲音顏色押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士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於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書滋長為害不細亦不專為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專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特意其為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胡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聞之邢氏果無

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謬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况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為扼腕今二兄欲導師之而又守其元小節處以為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賭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為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



以為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泛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為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六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捨舍已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別看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棄微邪

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若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趨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上工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欲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為垂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取憚改也向所錄去藪紙合收慶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十分煩衆人意以為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奉今既不用切勿與公棄千萬盡為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且向來數十本欲遍遺明交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交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能加察而恕



其狂妄可也

對共夫

非見共父家問以為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經  
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  
改者如善君父攘夷秋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  
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  
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  
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元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  
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  
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  
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

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微俗學淺陋極矣  
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勿心聞此論大以為憂若  
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  
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  
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  
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徧待處但  
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是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  
以水濟水而並其疾也嘉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  
今幸畧窺其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  
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密守意以為如何其詳則又具



於其父書中幸舉而平觀之無惟其詞之太直也與張  
不先天而照人各出時而立政本天作時欽夫愚謂  
此言先天與之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乃是  
左右參贊之意如之得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  
合天運不差毫髮共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  
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新獲蓄畬之類耳兩  
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  
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者心愚謂孟子云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

理否並同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  
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為稱似稍穩當慮偶及  
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政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  
書全篇及後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  
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  
篇無非言人祥成敗許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  
歌勸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卷孟子最不言利  
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  
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



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豈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趨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太公至正之心出太公至正之言亦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為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為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着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

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然伏蒙垂論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取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改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專指喻夫所謂



不必改者豈以為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  
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  
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  
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脈所趣之  
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  
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  
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  
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  
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彊說類是也語句冗闕者  
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絮羹叱止之無皆此等不

惟於文字有害及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  
欺邪且如吾輩未嘗書法論則曰其肯故舍所宜用  
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強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為刊闕  
之句使人強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為刊闕  
不然矣改之不過印字其肯故為刊闕  
無所害然則胡為而改其肯故為刊闕  
圖其上復以上三然其肯故為刊闕  
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意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  
書不容再閱矣更之謂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當  
謝書春秋序之屬而言中所喻必於獨子二說又不當



改之尤者邪以嘉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為尤  
當改也大抵嘉之愚意正是不欲事輒改易前賢文字  
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若其書或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  
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悉與嘉意無涉不佳蓋筆所改盡  
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况嘉心盡善乎伊川先生  
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善不善則置不復思所以  
終不能同也揚由及門二善見集今嘉雖見善改字處竊恐先生  
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待己不  
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  
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為害豈不甚哉夫以

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  
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  
之思姑無問其所以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  
已嗚然嘉之兄誠思嘉之入人願每事問存錄羊謹闕  
文述而不敢信而好之流故不知而汙教人多聞闕疑  
之心為之而況今一紛更專難之意象又為如何審  
此則於世道亦無持也嘉之言而決且知嘉之所以再  
三月通之其所以不樂聞者豈好己之義務得己而已  
者哉嘉之復論以所和子之說以實前嘉天改以為濟  
之說嘉之其器之天如此曉破不為無之然所以不可



改者蓋先生之言書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蓋以是字不  
以文辭言其推意則只為公字而以誤字等字推字之  
屬訓之云文以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為濟字  
等不無一至之但然其氣象却殊迥急似有體操力取  
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  
不知公濟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言公字亦不皆為順  
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及鉛察之也惜乎當時莫或疑  
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遷改之  
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  
抵古言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處改之

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師釋經有  
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况遷改乎且非  
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  
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  
後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  
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  
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為失耳愚竊以為此字  
決當從舊去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濟字之有  
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不則云  
胡本沿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



之方改者無專蔽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  
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  
下當改亦所未嘗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  
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  
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魯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  
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  
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  
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一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  
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  
人淳質不以為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則

心有笑為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  
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繼之意而伯父叔父與  
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  
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  
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稱後且使從俗有大害  
義理處則須改之天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  
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  
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  
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從處不改  
蓋有不可改者如祭  
之類有對稱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亦當存其舊



文而附以新意况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  
出於禮方之文而彼文之義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  
故曰是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  
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  
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歎後  
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  
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夫  
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按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  
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  
改之明請亦用前初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

春秋序當謝書其說略其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  
來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為疑則  
亦且注其下云統本抑謀或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  
實又不捨後賢刪削之功其能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  
見區區非有偏主之勝之後學耳計老元之意豈異  
意瑣細之謂無端略之  
所安必欲三表到底所以  
遂錢一生在文義上做工  
主宰農為官事所以於此



知其僭易也。惟少編者  
便中幸白共文寄兩本來  
蓋欲留得一本。不勝幸甚。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卷

三年新安朱熹復以

授教授何蘊輝。嗣刻之

書南軒書明道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

書外書則度司舊有

後定得書惠將來改定新本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字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

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

己丑四月朔廣漢張拱謹

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

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經師耕承之此來亟將故

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為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

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皆

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

漉教授王君澂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

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鑄于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

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

東川李龍溪之謹題後序

右程氏先生經說外遺書外書文集總若干卷此篇



惟聖人之遺自孔孟既沒沒失其傳至我宋而二程先生出五三載籍幾墜之文千四百年不傳之學始大昌明於世格言大訊見於河南兩人之所紀錄考亭先儒之所纂輯者有是書有禮之教粟布帛不容以一日無也然純習之諸部或欲畧而無有或間雖舛粹而未全均有孤學者之望也領教茲邦積廩捐之餘益以已停嘗出而官書之未備者唯是四書猶缺余心惡焉迺求善本俾二三同志更加考訂刻諸學宮庶幾學者家傳而人誦之由二先生之書以繹二先生之心得二先生之心以印孔孟之心云淳祐庚申

四月戊寅天台張玘謹書

右程子遺文道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遺教世聯葭蓂八牘往還商畧考訂推本末予之意以復于舊然如定仕書富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天先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鈔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



者悉附注于目錄之下其餘脫誤諸簡文字同  
異不復具列且為編考程氏世系于十二卷  
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七卷而當編刻以  
傳永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  
善心謹書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者  
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為此世所  
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  
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  
帥書中刪却點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

序之改以法為沂祭文之改姪為猶子劉張二公  
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  
共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凜然承舛習  
訛末流以蕩之為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  
文集大率潭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  
心元之登讀二書慮其傳本寔以慈為刻棗而  
於文集後加詳審與蜀刻虞槃款常從後討論  
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  
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錄者皆以類附焉至若  
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言見行六本特易



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書經九年書解止舜  
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譏論詩解止吾從  
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意欲求其氏精義所  
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請以清極水密校先  
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歸校結刻其為意固  
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諸朱授受之正稽之  
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  
塵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為之也嗚呼元之之  
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  
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自余以是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  
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說  
一卷詩說兩卷心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  
川集二十卷如仁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  
漁樵問對一卷信問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  
說十卷春秋說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  
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  
十九部壹佰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  
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為書數四並行之一



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為遺書二十五卷又為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續蓋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始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謂為迂闊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傳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鰈木槧托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二程全書第六十四

二程全書第六十五

續明錄卷二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宋史程珦傳

程珦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曾祖羽太宗時三司

使本傳云羽字冲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屬文晉天

有政績開寶中選為兩使判官入對太祖詢以政事數



歸闕以本官領開封府判官羽性醇厚蒞事恪謹時太  
 宗出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即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  
 幾出知成都府為政寬簡蜀人便之入朝拜禮部侍郎  
 上欲優以清職故事端明殿學士二員居翰林學士  
 上專備顧問累朝因之及是即殿名以羽為文  
 士位在樞密副使下且即泰寧坊營第以居之太平興  
 國五年典貢士御試得人為多六年以老疾求辭職拜  
 兵部侍郎未幾致仕給全俸雍熙元年卒年七十二  
 贈禮部尚書子希範陰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太中仁  
 祥符元年卒其子通明同學究出身從孫琳別有傳仁  
 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  
 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  
 神以往至龔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且  
 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真  
 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

人謹言佛也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  
 遂定熙寧止一行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  
 未便使者去元瑜怒即移病歸施致仕累轉太中大夫  
 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  
 唯恐有傷之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  
 無日不謀其饑飽寒燠前後五行任子以均諸父之子  
 孫嫁遺孤一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  
 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過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  
 教養其子均於子姪特官小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  
 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按宋史太中故事廣明道先生傳且稱高祖  
與太宗朝三司使而少師傳乃無三司使一  
語殆互見也又太中傳云世居中山而少師  
傳以為深州陸澤人考地志深州陸澤在中  
山之域非別有所遷也第少師事已見文簡  
公世錄不能重出今特以太中傳為主而附  
見之以使觀覽云

為少師請謚書

太中

珣聞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  
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

自無佗

卜樂為

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  
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  
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  
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  
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賢  
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  
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  
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  
易之罪而亦其誠懇於左右  
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

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  
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  
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  
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  
言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  
而不得彰顯以至于泯  
死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  
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  
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



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  
擢使之輔佐于時真宗皇帝  
遇益隆凡所慶賀無不備極  
兩款相之而嘉臣慮多過惡  
之使行暨于還朝復將大用  
避乃特為改置文明殿學士  
丁寧示復終用為相之旨至  
朝受恩二聖始終一節存沒  
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  
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歲  
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  
受經訓逮太宗纂緒顧  
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  
方正皆因四方之事為  
先祖自以衰老滯懇辭  
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  
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  
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  
更不能論請以至于今  
遂遂至湮晦近三請於

朝廷而有司引條制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  
以彰善瘴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為善者未  
必見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率循舊例  
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  
珣之曾祖以條制為限珣竊感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  
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  
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  
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  
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恭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  
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



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  
尚有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  
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  
其心媿耻若已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  
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  
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  
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思舊  
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擇之喜感神宗心  
遇之尊念真皇受維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  
許有迹例如此則息漏泉底先生後昆珣璣四門粉骨不  
足以報厚德矣

鄉貢進士程頤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

勅鄉貢進士程頤孔子之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  
思起巖穴之士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尔好學篤行薦  
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京為絡人矜式此故事  
也盛名之下德薄處不可特授六州團練推官充西京  
國子監教授與之闕行

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崇政殿書程頤贈直龍圖閣制

初故立通直郎宗政殿書程頤朕惟同裏聖人之道  
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遠道以趨之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者就之而求之亦執從而聽之間有老  
聃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導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  
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立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  
斯文甚矣尔願潛心大業無往以而興者地方退居洛師  
則子弟後之孝弟忠信及進修列誼惟則拂心逆旨務引  
若以當道由其外以察其內以其所已為而逆其所未  
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一試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

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心實  
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效捐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  
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尔朕錫以贊書寵  
以延閣所以振擢衰頹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  
在彼也尚其明靈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行  
紹興元年九月二日

右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告詞也昔先生  
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問去  
中興旨明憲議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  
將以二詞刻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



抑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嘉定庚辰一月  
朔京陽徐僑書

純公覆謚議

謚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  
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  
也孟子泰山巖叢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別於片  
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  
謚者烏可泛然而贅為之說乎博學士謚曰純公豈有得  
於春生而為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純曰宜謹議  
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權考功郎官樓觀  
上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正公覆謚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願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  
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  
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謚者  
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天資  
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精微



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強同而終亦  
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  
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  
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  
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蓋之以  
正曰宜謹議

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權考功郎官禮觀  
上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河南伯制

勅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祇顏子故任承議  
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  
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緩來動和之功使得相  
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  
用我暮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  
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淳祐六年二月

日

伊陽伯制

勅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



直郎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  
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  
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豈獨天下之  
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而藉以緝熙多  
矣爰齊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  
陽伯餘如故制

淳祐六年二月

日

題重刊二程全書後

監察御史沁水李公重刊二程全書屬少參武定康  
君孝隆編輯俾網校正按程氏遺書外書經說文集  
在宋淳祐間教授張杞已刊行號程氏四書其目錄  
各冠本部蓋各自為書也今既為全書則當總列於  
前卷次序改其舊而於各卷端類題二程全書  
以統之伊川文集目錄後元有程端中自序舊本削  
去今增入遺文并續記係詳善心所蒐輯舊本沒其  
主名而補為附錄今復之并考他本增其所未備為  
文集拾遺朱子辨胡本書以下十篇舊本棄題後序



今增入譚善心自序一篇并太中傳以下八篇為續  
附錄詳見各自錄下噫二先生書與六經相表裏綱  
何人而敢異於其間哉顧其書元經朱子更定者固  
無容議若後來所輯則猶有不能不致疑者朱子云  
程子纒數十年而於遺書猶謂傳誦道說玉石不分  
不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而況去此益遠而言  
益湮乎姑舉一二言之仲尼不語怪誕程子學仲尼者  
也文集中如文簡公及寺丞事似非不語怪之訓竊  
以為非伊川手筆六經經漢儒不能無說二先生書  
又豈免好事者之竄易增添哉綱職司微憲庭日如  
清江彭綱謹識

市不能章為之辨始於魯哀公亥豕之間聊一二真之  
以酬李公美意用書以俟云弘治戊午冬十月後學

清江彭綱謹識



物伊洛淵源

陳宣

河南府知府

河南二程夫子

一陽里蓋自周公卜之歷代相尋

為都其山川磅礴鬱結而秀發者殆盡猶不足以當之必若兩夫子者出上接孔孟之傳下啓來學功垂于後世而後為嫌而足也人苟不知有程子是無人心者無人心豈入也人一人入境內即思吾程子有若人也吾不得而見之矣思不求其故乎間有或告之曰府亦有塚陸渾有家廟嗚呼有書院皆百里而遠聞者即於絕不能返不能遂往往如斯而已也弘治九年丙辰宣來守是邦無更



鄉賢祠再復九賢祠兩夫子皆在焉然之而不專也維又刻其全書與海內學者共之似專矣而猶有所未盡也是歲之秋為十有二年己未始勸洛人之尚義者朱永昌等勸淵源祠於西郭洛陽門之左中立兩夫子位以謝楊游呂與吾鄉周劉董為高第弟子凡八十有三人列其位東西配之如孔廟極簡朴象意也工畢功行釋菜禮邀洛之士夫以享神餘則前日過洛有不得以盡其誠者皆於是乎得以瞻謁祠下與宣平生景慕之私亦於是乎必盡矣吾道一助豈小補也哉遂作迎送神

曲三章俾洛人世祀以歌之歌曰混混兮路上不息兮伊流逝如斯兮源遠接洙泗兮東周地不改兮如故望空山兮寂無語安明兮新構乎願若兮非稷黍洋洋兮如在乘白雲兮何之小無內兮大無垠而今而後兮吾深思

二程門人

劉質夫

呂原明

尹彦明

邵伯溫

楊潛道

邵公清

李嘉仲

孟敷夫

無洛陽人

陳經邦

陳經正

周恭叔

謝天中

潘子文

許異

鮑商霖

劉安節

劉安止

薛季宣

戴逵



呂建伯 呂和叔 呂與叔 謝顯道

蔣定夫 湯遵道 張思叔 周伯忱

周伯溫 范得之 侯即聖 朱安後

蘇孝明 王信伯 李先之 邢和叔

馮聖先 王彥霖 唐彥思 劉器之 晁道

劉安禮 胡康侯 馬時中 李端伯 王彥明

林大節 朱子發 范叔器 范文甫 暢中伯

呂給 郭立之 譙慶棧 趙承議 張開中

楊應之 陳叔易 暢悅道 呂堅中 周憲

林志寧 杜壽錫 范致虛 田明之 李

胡宿 王全期 郭雍 黃教 范季平

范域 朱定 鮮于旼 祈寬 鄒至完

謝澁 王得臣 郭冲物 劉思叔 李

邢明叔 馮忠恕



重刊二程書後序

吾郡永嘉故有儒者之風日駸  
駸然起若宋土公景山抱道作  
先雖其全書不可得而盡見  
而儒志一編亦足以見其畧矣  
既沒四十餘年而二程夫子出  
以道學大鳴於河洛蓋真有以  
得夫千載不刊之緒而學者稱



宗師必稽焉。時吾鄉若周公  
行已鮑公若二。劉公兄弟安節  
安止陳公三。全經正經邦與夫  
謝公天申許公一景衡潘公旻  
麟公十數輩。不遠數千里來  
拜二夫子之門。身為其弟子而  
親授受且以其所有得者私淑  
於其鄉與其後人若蔣氏元中

宋氏之才王氏十朋陳氏傳良  
陳氏埴朱氏昂元葉氏適湯氏  
建戴氏溪史在伯璿陳氏子上  
與宣老師揚之。克明皆得其緒  
餘以發其精。至今傳頌不衰  
吾鄉哉。舞為。鄒魯豈無自而  
然邪。宣自少。學無聞見嘗侍  
父兄。真鄉長。每每遊為淵



源自重以吾  
有將自也宣  
至於老大徒  
來知河南府  
子之境拜夫  
之所願慕者  
動也乎既而  
政還洛日相  
與講明二程之學  
學道者固當知  
吾默識於心遲遲  
自作已焉耳去歲  
爭自幸得以入夫  
丁之祠墓而平生  
不愈親切有所感  
旬叅喬君廷儀致

上而聖人之道賴之以不墜下  
而儒先皆不能及之但其全書  
雖刻于南陽洛人亦少得而觀  
之况其偏鄉下邑吾徒不能以  
無負也適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沁水李公突然以斯文為已任  
尋以二程全書屬宣鉞梓以傳  
不朽正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者



而其言且諄諄也於乎吾鄉先  
進游於是吾鄉道學原於是吾  
平生之所願慕者亦在是敢不  
敬承謹書于末簡

弘治戊午秋八月上丁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河南府知  
府東嘉陳宣書





程